

## 第一回 黃逢玉席上賦詩 石禪師山門贈咒

詞曰：

寇老吟山日，楊郎試闕時。淡黃衫子尚嬌癡，怎不教人疑。

月老原非謬，藍橋自有期。而今神咒當繩絲，怪煞是禪師。 右調《巫山一段雲》

從來有正史，即有野史，正史傳信不傳疑，野史傳信也傳疑，並軼事亦傳也。故耳聞目見之事，正史有之，人人能道之，不足為異。若耳所未聞、目所未見之事，人聞之見之，未有不驚駭，以為後人懸空造捏出來的，不知其實亦確有所見、確有所聞之事也。不信者，特為耳目所限耳。就如大禹王岷山碑一事，朱夫子因至其地不曾尋得，遂謂無其事，係好事者造說的。其後，宋嘉定中，蜀士因樵人引至其所，竟以紙向碑上打出七十二個字來，刻在夔門觀中。可見，天下奇奇怪怪、平平常常的事，不經人道過，也無從得知，一經人道來，切勿謂正史上無，我目中不曾見，耳中不曾聞，便不去信他也。在下今說出一個卻又正史、府志、省志、縣誌、《羅浮志》、《赤雅外志》莫不詳載，野人遺老莫不熟聞，新奇鬧越的事來，恐怕看官看了，還要道正史可不有，我這野史必不可無也。正是：

漫言舊史事無訛，野乘能詳也不磨。

拈就零星成一貫，問君費了幾金梭。

話說神宗萬曆年間，廣東省潮州府程鄉縣，東行百五十里，有一桃花村。四面皆是高山，中間一段平地，林壑秀美，清泉流出，鏘鏘有聲。居住百十人家，皆依山臨水，遍種桃竹梅柳，映帶左右。每遇春日融和，鳴鳥上下，黃童白叟，怡怡其間，有古桃花源氣象，故亦名桃源。居人有黃、張、龍、蕭、楊、盧、許、謝諸姓，皆真誠樸實，耕田樂道，不慕浮名。弦誦之聲，時時與岩雞竹犬，沁人心耳。真個：

萑苻無警亦無爭，此地誠然一玉京。

岩下雞鳴春晝永，洞中風暖管弦清。

鳥歌棠蔭心知樂，犬臥花叢夢不驚。

漫道武陵仙窟在，讓他和氣滿前楹。

今單表內中一個士人，姓黃名瓊，字逢玉。自幼聰明俊拔，無書不讀，詩詞歌賦，無所不曉，而又天生神力，善使雙劍。家中祖傳一雙龍泉寶劍，他舞動起來，初時還似兩條白龍，蜿蜒上下，舞到鬧越處，竟是一團白雪，在地下亂滾，也不見劍，也不見人。其父思齋公，愛惜如玉，又因他齒如編貝，眼若曙星，亭亭如玉筍般，故以瓊玉兩字命名。正是：

凝眸山水皆添秀，倚笑花枝不敢妍。

莫作尋常珠玉看，劍仙人是李詩仙。

一日，重陽佳節，天氣晴朗，思齋公動了個登高念頭。思量近處名山，惟長耳山最高，可以遠眺，且其中奇峰怪石，古蹟甚多，盡可遊目騁懷。遂命僮僕黃漢挑了酒盒，攜了逢玉，逶迤望長耳山來。其山陡拔，自山腳至頂，壁立有三五里遠，三人攀藤附葛，緣著個小徑而上。真是：

山從人面起，雲傍馬頭生。

三人站在山尖上，眺望了一回，轉到了唐王巖、真武殿、寒婆凹等諸名勝遊歷了一回，又到鳳髻山極高的所在，眺望那百丈瀑布、棋盤石等勝。賞覽了一回，日已傍午，步到廣福寺來隨喜。

才至山門，見裡面佛前，點了一對絕大的蠟燭，擺設許多菓品，眾僧人在那裡忙做一團，像做什麼好事般。廊下又有幾個鄉紳老者，穿了衣冠在那裡坐地。定睛一看，內中一個像那古溪曾先生一般。

料想必是他們在這裡做重陽會，進去不便，連忙縮轉腳來，轉身要退。不料早被僧人石禪師見了，叫道：「黃太公，怎麼到此地了，還要退轉去？」思齋不好意思，只得走進來，與僧人眾客作了揖，笑道：「愚本意來寶刹隨喜，見諸先生在此做福，恐怕攪擾不當。」古溪笑道：「思齋認錯了哩，今日是石禪師六十壽誕，擺設的都是他令徒師兄弟們與他祝壽的，我每俱來拜賀禪師的，不是做福。」思齋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

連忙叫黃漢取拜匣來，伸手去取了一封約五七錢重銀子托在手中，笑向石禪師道：「小老不知禪師大誕，不曾備得壽盒，這些小乾折罷，望老師笑納。」石禪師推讓道：「賤辰何足掛齒，敢勞檀越費起鈔來？今日蒙檀越肯降臨，便是佛面生光。盛儀決不敢領。」思齋道：「老師不領便是嫌小老來意不誠了，就此告辭，改日來賀罷。」古溪從旁道：「思齋兄也不可說告辭的話，石禪師也不可有辜思齋盛意，還是收了為宜。」石禪師聞言道：「諸檀越已如此教責，貧衲只得收了。」

思齋方大喜就坐。小行者獻茶畢，石禪師合掌道：「這位小相公是令郎還是令孫？」古溪代答道：「是思齋兄令郎。老師不要小覷他，年紀雖幼，胸中所學，許多老宿名儒還要讓避他三舍哩！」石禪師道：「青春幾何？」思齋道：「十一歲了，鄉下小兒，說得什麼！古溪直如此過譽，叫愚父子當不起來。」眾人齊聲道：「看令郎美如冠玉，舉止老成，曾先生所說必然不錯。」眾人口中說便如此說，心中也未必信他胸中果有才學。正是：

安知鴻鵠志，難與俗人言。

敘談了一時，小行者擺出齋饌來。石禪師舉杯定坐，諸人讓思齋年長，坐了首席，定逢玉隨坐左邊一位，思齋父子推讓不得，只得朝上對眾人打了一躬，一齊坐下。各各輪杯換盞，開懷暢飲了一回。

石禪師到各人面前勸飲了一杯，復斟一杯擎在手中，向逢玉道：「貧僧賤誕，原不足道。但聞相公如此高才，乞賜佳聯一對，增光增光。」隨將酒奉上道：「請先飲一杯潤筆。」逢玉接酒放在案上，看著父親，只是笑，也不回答。

思齋道：「我兒，既老師如此愛爾，料想藏不得拙了，可就做來，趁諸先生在此，可請教正，免教貼在壁上被人笑話。」逢玉聞言，隨拱手向石禪師朗聲念出一對道：

三更魚吼禪心徹，六甲花周色相奇。

眾人見他不假思索，一直就念出來，言詞清朗，音韻鏗鏘，又切六十，又切增壽，莫不大驚，歎異道：「怎麼小小年紀，有此捷才，就李泌賦棋、劉晏正字，也未必有此敏快！」古溪道：「我前頭說麼！我看爾們還有些不信的意思，今竟如何？」思齋道：「諸位先生不要如此，但求勿吝指教為是。」眾人道：「真是文不加點了。」

古溪道：「我每都不曾有聯，今小黃兄已有了聯，我每也須做一對，請教石禪師才是。但珠玉在前，自覺形穢，更不敢道隻字了。我今連春先、訥齋張相公，共是三位，不如求黃兄錦心繡口，一併作了，代我們出色出色。」逢玉拱手應聲，念出三對來：

其一：

上方日暖雲長駐，古剎人閒貌不渝。

其二：

脫盡根塵雲補衲，悟空花甲夜參禪。

其三：

法雲永駐三摩地，慧日長臨百結花。

眾人雖未必盡識他妙不妙，但見他如背「學而」、「子曰」般，盡皆驚倒，合口稱贊道：「天才！天才！」喜得思齋滿身鬆快，無可抓處，只是強為謙遜而已。

那古溪道：「這幾句對子打什麼緊，兄等還不曾見他的大手筆哩！就是長篇大句，下筆千言，倚馬可待。」眾人道：「我等方才識荊，不敢過有所求，古溪兄是舊交，怎麼尋個題目來，與黃兄做與我們看看。」古溪道：「這不難，也不必別尋題目，只這山周圍一百餘里，奇峰甚多，而長耳、棋盤二山為最，舊日遊人逸士吟詠不少，苦無一出色之作，諸兄何不就以二山求黃兄各賦一章，既可以看出黃兄之才，又可為二山增色，但不知黃兄意下如何？」逢玉道：「列位若不見笑，願聽指揮。」眾人大喜，叫小行者取文房四寶，擺列案上。逢玉取筆正要寫，只見石禪師鼓掌大笑道：「諸檀越也太輕易了。」眾人驚問道：「怎麼說？」石禪師道：「小相公代爾們作了許多對，爾們酒也不曾奉他一杯，今又輕易要他做起詩來，還是算做巧者拙之奴、還是算作功高不償？」眾人聞言，各俱大笑道：「石禪師說得是。」忙叫小行者斟上酒來。

逢玉道：「且緩，待我寫了一併吃罷，但求列位賜個韻來。」古溪道：「今日在梵王宮裡題詩長耳山，就以宮字為韻。那棋盤石方正如臺，就以臺字為韻罷。但長耳山題，須加個宿字，為何呢？思齋路遠，必宿在此，且把首詩來，與石禪師做個定頭好麼？」眾人大笑道：「妙！妙！」

逢玉不慌不忙提起筆來，向墨池內蘸飽了墨，取幅素箋攤在席上，舉起筆來就如龍蛇飛舞般寫去，颯颯有聲，頃刻而就。眾人看見，先自呆了。寫完，齊走起身來，圍繞在一處，看他上面寫道：

九日宿長耳山得宮字

耳山突兀聳虛空，古剎疑懸碧落中。

鳳髻拂雲摩夜月，丹爐薰漢逼珠宮。

香棲白椽禪燈冷，露泫金繩賦思雄。

長耳不知何處去，數聲雞唱杜鵑紅。

棋盤石云：

棋盤古蹟賽蓬萊，拔地倚天局面開。

萬古一枰星作子，千年方巽嶽為台。

日羅四象擎雲漢，時惹高人醉菊杯。

寄語積薪王坐隱，登臨不用帶楸來。

寫得墨跡淋漓，蛟騰鳳起。眾人看了，只是嘖嘖稱奇便了，就如游、夏見了孔夫子的《春秋》般，不能贊一辭。反是思齋道：「石師父，還當請列位坐了飲酒，村童塞責的東西，只管看他怎的！」石禪師道：「是。」大家坐下，一邊飲酒，一邊看詩。眾人道：「酒也有了，黃兄的教也領了，天色將晚，就此告辭。思齋兄年高，就歇在此罷，明日回府，打從敝鄉經過，千祈同令郎到舍一光。」古溪道：「這是准要來的，我明日著人路上相候便了。」思齋道：「准來。」眾人大喜，拱手作別。石禪師假意兒留了一會，一齊送出山門，相別而去。

石禪師重復邀思齋父子到後軒幽雅去處，再設佳果，煎起那棋盤石絕頂上採取的頂尖好細茶來。陪侍他父子吃了一回，談敘些佛門中不生不滅的道理。天色已晚，點上燈來，叫聲安置而去。

次日起來，作別回家，石禪師苦苦留住，思齋撇不過他的意思，只得住下。又次日，力辭回家，石禪師送至山門，執逢玉手道：「相公眉間生彩，後日奇遇甚多，功名福壽不可限量。貧僧有神咒一套，秘訣四字授君，可密記之，異日可得美妻。毋忽，記之記之！」隨出一小卦授逢玉。逢玉忙接來藏好，辭謝作別而去。正是：

萬事皆前定，勞公贈咒神。

不緣神咒力，那得遽相親。

不知逢玉果能得美妻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張綱吾曰：寫人情處，錯雜談來，面面都到。

醉園評：此回寫逢玉處，詳盡得妙。下回寫貴兒處，隱躍得妙。便可悟作文虛實之法，而避合掌之弊。至伏下層次，更無痕跡可議。